

Isadora Duncan

邓肯自传

中外经典名人传记系列丛书

[美] 伊莎多拉·邓肯/著 王储/译



她勇于摒弃古典芭蕾，创立自成一格的全新舞蹈门类；
她勇于藐视婚姻，向传统道德观念发出了挑战；
她勇于承受磨难，亲生孩子离她而去也没能击垮她；
她是一个特立独行、要求绝对自由的精灵，她是伊莎多拉·邓肯。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sadora Duncan 邓肯自传

中外经典名人传记系列丛书

[美] 伊莎多拉·邓肯/著 王储/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邓肯自传 / (美) 伊莎多拉·邓肯著; 王储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

ISBN 978-7-5463-6960-0

I. ①邓… II. ①伊… ②王… III. ①邓肯, I. (1877~1927) — 自传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5358号

邓肯自传

DENGKENZIZHUAN

丛书主编: 范中华 尹 磊

出版人: 刘丛星

作者: (美) 伊莎多拉·邓肯

译者: 王 储

责任编辑: 肖爱兵 王 健

书装设计: 九月八 设计工作室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431-86012730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数: 182千字

印张: 17.5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3-6960-0

定价: 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我承认起初有人建议我写自传的时候，我不大敢写。不是因为我的生没有像小说一样精彩的情节，或者如电影中一样刺激。我相信，如果用心去写的话，这部书很可能会是一部反响空前的重要传记。但是，问题在于写作本身。

多年来，我奋斗不懈，苦苦努力并不断研究，只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简单的舞姿。我很了解写作这种东西，为了要写好一个朴实、美丽的句子，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地学习。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即使一个人跋涉千里到了赤道地区，在那儿建立了丰功伟绩，如果他试着记下这一切，结果也很可能是失败的。反之，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人却可能栩栩如生地写下在热带丛林中猎虎的实况，使读者深信他一定身临其境过。然而事实上，全都是子虚乌有。同样的原因，我所经历过的种种奇特之事写出来可能会毫无味道，只是因为我没有塞万提斯的生花妙笔，甚至连卡萨诺发的文采都赶不上。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如何才能认识自我并真实地反映出来呢？我们真的已经认识了自己吗？我们经常处在众人的评价之中，有朋友对我们的评价，有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有爱人对我们的看法，还有仇敌对我们的攻

目录

CONTENTS

邓肯自传

前 言	001
第一章 我的童年	005
第二章 我的成长	010
第三章 冒险旅程	017
第四章 剧团演出	023
第五章 纽约磨砺	030
第六章 前往伦敦	034
第七章 伦敦游浪	038
第八章 转战巴黎（上）	048
第九章 转战巴黎（下）	061
第十章 崭露头角	068
第十一章 享誉匈牙利	072

第十二章	朝觐梦想	079
第十三章	希腊之音	087
第十四章	相遇瓦格纳	094
第十五章	沉醉瓦格纳	098
第十六章	稳步前行	106
第十七章	风靡俄国	112
第十八章	开办学校	120
第十九章	情人和女儿	125
第二十章	艺术挣扎	139
第二十一章	办学探索	152
第二十二章	相识洛格林	160
第二十三章	儿子降生	170
第二十四章	感情插曲	177
第二十五章	痛失爱子	190
第二十六章	解救青年	206
第二十七章	隐忍疗伤	214
第二十八章	难逃痛苦	224
第二十九章	战争阴云	235
第三十章	重舞美国	249
第三十一章	走向未来	257
后 记		268

前 言

我承认起初有人建议我写自传的时候，我不大敢写。不是因为我的生没有像小说一样精彩的情节，或者如电影中一样刺激。我相信，如果用心去写的话，这部书很可能会是一部反响空前的重要传记。但是，问题在于写作本身。

多年来，我奋斗不懈，苦苦努力并不断研究，只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简单的舞姿。我很了解写作这种东西，为了要写好一个朴实、美丽的句子，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地学习。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即使一个人跋涉千里到了赤道地区，在那儿建立了丰功伟绩，如果他试着记下这一切，结果也很可能是失败的。反之，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人却可能栩栩如生地写下在热带丛林中猎虎的实况，使读者深信他一定身临其境过。然而事实上，全都是子虚乌有。同样的原因，我所经历过的种种奇特之事写出来可能会毫无味道，只是因为我没有塞万提斯的生花妙笔，甚至连卡萨诺发的文采都赶不上。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如何才能认识自我并真实地反映出来呢？我们真的已经认识了自己吗？我们经常处在众人的评价之中，有朋友对我们的评价，有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有爱人对我们的看法，还有仇敌对我们的攻

评。所有的评价都可能不一样。我很深切地了解其中的道理。有很多个早晨，当我自己泡上一杯咖啡，读到早报里对我的赞许，如说我美如仙子，具有天才的头脑等，当我还来不及喜悦的时候，就会被另一篇写着我不但无才而且相貌丑陋的报道给打晕了。

我很快就学会了不去理会外界对我的评价。我无法强求他人只给我赞美，也难以指责所有负面评价都是苛责。以前，曾有一位一直对我穷追猛打、肆意中伤的柏林音乐家指责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有一天，我写信请他来与我见一面，从而证明他的错误。他来了，坐在茶桌对面，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述从音乐所激发的灵感中创造出的舞姿。当时我就发觉他十分茫然而且无动于衷，最后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助听器，并告诉我他有非常严重的重听，即使戴着助听器，坐在剧院前厅的第一排位置上也听不清交响乐的演奏！我居然为了这样一个人对我的苛责而彻夜难眠！

因此，如果别人眼中的我们都是大相径庭的话，那么我们要如何认识自己，并在传记中表现出来呢？那会是圣洁的耶稣之母玛利亚？抑或是放荡的麦萨莱纳？还是从良的妓女玛格达罗？这众多的奇女子，哪一个才与我有着相似之处呢？我认为，与我相似的并不是一位或几位，而是成百上千位，但是我的心灵超然物外，不受她们任何人的影响。

常言道：写作最重要的是作者必须对所写之事未曾体验。如果硬是让一个人用文字表达出一个人的切身经历，这些事就会变得虚无缥缈，捉摸不定。回忆比梦境更难以捉摸。事实上，我的很多梦境似乎比真实的回忆要生动得多。人生无非南柯一梦，也幸亏如此，要不然，谁能真正熬过那些深重的苦难呢？只有在传奇中的人们才会在一瞬间蜕变成长。在真实的人生中，一个人即使在遭遇巨变之后，也可能依旧和以往毫无二致，我们依然可以在蒙马特尔的夜晚，看到荣耀尽失的俄国王公们一如既往地和歌伶舞女共用晚膳，就和战前一样，毫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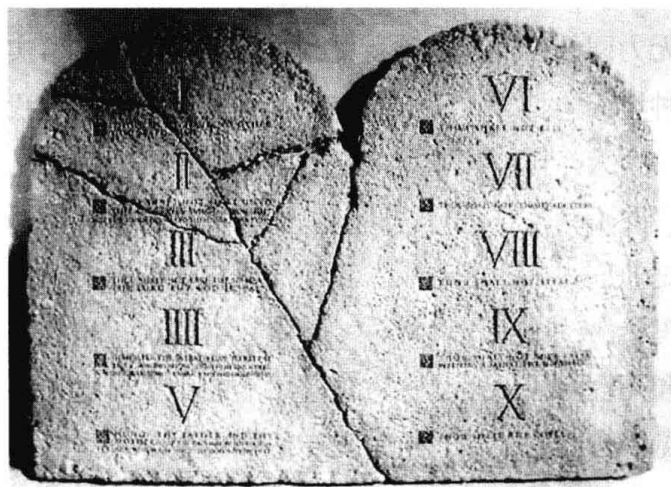
真实地记录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即使如此，也鲜有人敢真实地描述自己的人生。卢梭为人类在这方面作出了最彻

底的牺牲，揭开自己灵魂的面纱，让世人饱览他最私密的行为与思想，伟大的著作《忏悔录》就这样诞生了。惠特曼将真实的自我献祭给美国，其著作曾一度被看做“败坏道德”而被禁止出版。从来没有女性敢于讲述她真实完整的生命经历，即使是那些最有名的女性自传，也只是记载一些外在生活状况，叙述一些琐碎的趣闻轶事，根本无关她们真实的生命内容。而那些大喜大悲的关键时刻，她们总是闭口不言。

我的艺术，不外乎尽力在舞姿中表现真实的“我”的存在。曾经我为了找到一种纯真的舞姿而付出了漫长的岁月。文字有着不同的含义。在那些想见我一面而蜂拥而至的观众面前我毫无保留，我已将灵魂最深处的动力都献祭给你们。一开始，我的舞蹈就是在表现人生：孩提时，我舞出成长的喜悦；豆蔻年华，我舞出对生活悲剧性的领悟，以及对生命残酷无常的觉悟。

电影或小说里的英雄佳人偏离了真实的人性，他们常常拥有完美而卓越的品格，几乎不可能犯错。卑鄙的品格和罪恶都给了剧中的小人物和“坏女人”。然而我们都知道不能笼统地把一个人划归为“好人”或者“坏人”。或许，我们不会触犯“十诫”，但人人都可能犯错。我们的内心都蛰伏着犯罪冲动，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所谓有德行的仁者只不过是还没有受到真正的考验，或者是他专心致志地探索自己的人生目标，以至于没有闲暇顾盼四周的风景。

常有人问我爱情和



“摩西十诫”。摩西和族人在西奈山下请求耶和华指一条路。上帝之手在峭壁上刻出十条戒律。这就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部成文法律的“摩西十诫”，它体现了平等的“人神契约”：谁要毁约，谁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人民也有“神不佑我，我即弃之”的权利。

艺术孰高孰低，我一直都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家即是独一无二的爱人，只有艺术家才对美有着纯粹的理解。而爱情，正是灵魂得以凝望不朽之美的时刻。

我躺在家中的床上，试着去分析人们称之为回忆的东西。我感受得到阳光的炙热，听得见孩子们在公园嬉戏的声音，感觉得到自己身体的热度。我注视着自己赤裸的双腿，将它们伸直，我的乳房柔软，双臂经常以柔软的弧度起伏挥舞。12年来，我身心俱疲，这副胸膛蕴藏着无止境的痛苦，眼前的双手上打着悲伤的烙印。独自一人时，眼泪很少干过。从12年前的那天开始，泪水已经流了12年！当时，我躺在一张沙发上，突然被一声大叫惊醒，转头看时，洛格林像个负伤的人，说：“孩子们都死了！”

我记得当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适，喉头灼热，就像是生吞一块烧红的煤炭。但我还不明白他的话。我还非常温柔地和他说话，试着让他冷静下来。我告诉他这绝不可能。后来，其他的人来了，我还是搞不清情况。最后又走进来一个深色胡子的男人，人们说他是医生。“没事，”他说，“我会救活他们！”

我信任他，想跟他一起去，但人们拦住了我，因为不想让我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他们怕我受到打击而崩溃，但事实上我当时已经升华到另一种境界中去了。我感到周围的人都在哭泣，但我没哭，反而渴望去安慰每一个人。忆及往昔，我很难明了当时的心境。是否我已看破红尘，明白死亡并不存在？明白这两具僵硬冰冷的尸体并不是我亲爱的孩子，而只不过是他们脱下的外衣呢？我是懂得孩子们的灵魂依然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吗？一位母亲的哭泣，一生中只有两次，也仅有两次——在自己孩子出生和死亡时——当我意识到这冰冷的小手再也无法紧紧握住我的手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哭嚎，这跟我在他们出生时听到的自己的声音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是一样的呢？一个是无比喜悦的叫喊，另一个却是锥心刺骨的哭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它们是一样的！是否因为在整个宇宙中，只存在一种伟大的哭声，这种哭声包含了悲伤、喜悦、兴奋、痛苦，以及母体创造生命时的哭喊呢？

第一章 我的童年

孩子的性格是在母胎里就形成的。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感到非常痛苦，寝食难安，只能吃些冻牡蛎，喝点儿香槟，受尽折磨。牡蛎和香槟，那可是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的食物。一定是我从娘胎里就开始了舞蹈，才形成了我和舞蹈紧密联系的一生。

那时，母亲就认为我一定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常说：“这孩子出生以后一定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大概以为我会是个怪物吧。我一出生就不停地舞动着手脚，母亲说：

“我说的没错吧，这孩子就像着了魔了。”当我能站立的时候，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随之起舞，家人和朋友们



伊莎多拉·邓肯（1877—1927）。她的舞蹈与一直统治着西方舞坛的芭蕾舞大相径庭。她认为女人是万物精华，是大地之母，她找到了人体与音乐的最佳结合形式，她也因此成为“现代舞之母”。

因此极其爱我。

儿时第一场记忆是一场大火。那大概是两三岁时候的事吧，我记得我被从一扇窗子里扔了出来，正好落在一个警察的怀里。我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他似乎是个爱尔兰人。我听到母亲大声地喊着：“孩子！我的孩子！”她以为我两个哥哥还在屋子里，但人们已经把房子的入口塞满了，她进不去了。后来，人们发现我的两个哥哥正坐在一家酒吧的地板上穿鞋子，还坐到吧台上喝茶。他们是多么幸运啊。

我在海边出生，一生中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海边。我最初的舞蹈灵感就来源于大海的波涛。我是应着阿芙洛狄特星降生的，它的光芒一直影响着我。这颗星闪耀大地的时候，我便畅通无阻，这颗星消逝时，我便多劫多难。现在，人们已不像古埃及时代那么关注天象和星相了，但它却指引着我们的命运。要是所有父母都能明白这一点，就会关注星相，生下聪明伶俐的孩子了。

我相信，一个人的出生地的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他。我出生在大海边，我爱大海，海总是吸引着我；而高山则相反，让我感到郁闷和压抑，每次我住在高山的附近，就会觉得像被困在囚牢之中一样。当我仰望高山时，我没有一般人那种赞赏的感觉，只想越过高山，远走高飞。

小时候，母亲很穷，没钱给我们雇保姆，这正好让我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一直保留了下来。母亲研究音乐，是个音乐教员，终日在别人家给一些孩子上课，无暇顾及我和哥哥姐姐。从学校回来，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常常跑到海边去，独自玩耍，自由遐想。我们有过很多冒险的经历，跟那些有保姆跟着、举手投足都要受限制的孩子相比，我们太幸福了。看到那样的孩子，我们都会替他们伤心，他们还有什么空间？母亲太忙，无暇顾及到孩子们会有什么危险，我和两个哥哥就可以自由地出去游玩。母亲要是知道我们那些冒险的经历一定会非常担心，幸好她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幸运。正是这种自由的生活给了我创作舞蹈的灵感，去开创一种自由的舞风。我从没有过那种受钳制、痛苦不堪的童年。

5岁时，大概是母亲虚报了我的年龄，我进了公立小学——母亲觉得我必须得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去。我相信，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一定是从小时候就显现出来的。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叛逆的舞者，显示出了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叛逆个性。母亲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原本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后来，她发现父亲与她想象中的丈夫相去甚远，就脱离了天主教，离了婚，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们。从此，她成为天主教的叛逆者和无神论者，成了鲍勃·英格索尔的追随者，经常为我们读英格索尔的文章。

母亲反对虚浮不实的情感，我也深受影响。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圣诞老人的故事是假的。入学后，学校为了庆祝圣诞节给孩子们分发糖果，老师说：“看，孩子们，圣诞老人来给你们送糖果了。”我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也不相信有上帝，我站起来，严肃地说：“我不相信。根本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老师生气地说：“只有相信圣诞老人的人才能得到糖果。”我说：“那么，我不要糖果了。”老师被我激怒了，让我坐到前面的地板上去。我走上去，然后转过身子对全班大喊：“这些都是谎话！我的妈妈很穷，没钱扮演圣诞老人，只有有钱的母亲才能扮演圣诞老人，把东西送给孩子。”这是我的第一次演讲。

老师气急败坏地拉着我的手，想把我摁在地上，我蹬着腿，狠命地抵抗，最后她只能做到让我的脚后跟儿磕几下地板。老师没办法了，让我站到墙角去，我在那儿站着，还回过头来不停地向全班大喊：“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老师实在对我没办法，只好放我回去。我一路都喊着：“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当时心里感到特别的委屈，我受了怎样不公平的待遇啊，我说了实话，却不给我糖吃，还罚我。我向母亲讲述了所有经过，我说：“难道是我错了吗？”妈妈的话我一直记得，她说：“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能帮助自己。”那晚，我坐在毯子上依偎在她脚边，听她为我们朗诵英格索尔的演说。

在我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老师有时说我是全班最棒的，有时又说我是全班最差的，评价的依据只是我是否

去认真学那些功课。不管是正数还是倒数第一，我都无所谓，我常常盯着表看，期待着解放的时刻。

真正的教育是母亲晚上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曲子，朗诵莎士比亚、雪莱的诗歌。这时，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6岁时，学校举行庆祝活动，我演出了一个节目，模仿母亲朗诵了一首诗：

啊！埃及！我快要死了，快要死了！
鲜红的生命之潮，
正在迅速地退落！

我的表演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还有一次，老师让每个学生写写自己的经历，我这样写道：“5岁时，我们住在二十三街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交不起房租，我们便搬到十七街。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又没钱了，房东不许我们欠房租，我们就又搬到二十二街，我们在那儿也无法久留，不久又搬到十街。”

最后，我写道：“我们不停地搬家。”

当我向全班朗读了我的经历后，老师以为我是在搞恶作剧，非常生气地把我交到了校长那儿，校长通知了我母亲。母亲读过我的文章后，忍不住哭了，她向校长证实我写的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一家就是这样居无定所。

希望我童年以后的学校都会变得好一些。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公立学校的教育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孩子。我现在还记得，我饿着肚子，穿着湿鞋子的脚冻得发抖，坐在僵硬的板凳上，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一个折磨小孩子的野兽，两边就这样对抗着，但孩子们永远不敢表达这种痛苦。

童年贫穷的家境让我们居无定所，但这并没有让我们困窘，因为我们毫不在乎是否贫困。但学校的生活却让我苦不堪言。我天生敏感，越来越觉得学校就像是一座囚禁孩子的牢笼，使我郁闷到难以忍受。

6岁时候的一天，我召集了邻居的五六个孩子（他们中有的刚会走路），像模像样地教他们舞动手臂，他们就那么乖乖地围坐在我身边。母亲回来了，觉得很有趣，问我这是做什么，我说这是我的舞蹈学校，她便坐下来给我们伴奏。这个学校延续了下去，而且竟然越来越有人气，成了我谋生的方式。附近很多女孩听说后都聚集到这儿来，她们的父母付一些学费给我。我10岁时，这个学校已经有很多学生了。这样，我和母亲商量，与其到学校里耗费时间，还不如在家挣点钱。我因此结束了学校生活，高高地梳起头发，谎称自己已经16岁了，在家里挣起钱来。

那时我个子已经很高，把头发拢起来盘在脑后，显得很成熟，因此没有人怀疑我。后来，由外祖母抚养的姐姐伊丽莎白也来与我们同住，并加入了教学的行列。学校日渐兴旺，旧金山很多有钱人都请我们去家里教孩子跳舞。这就是我从事舞蹈事业的开始。

第二章 我的成长

前面已经提到，母亲出生于爱尔兰一个天主教家庭，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与父亲的生活中，她觉得父亲与她理想中的丈夫相去甚远，就脱离了天主教，与父亲离了婚，独立抚养四个幼小的孩子，成了一个天主教的反叛者和无神论者。我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和母亲就分道扬镳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父亲。我问舅妈，我有没有父亲。舅妈说我父亲是一个恶魔，把我妈妈害苦了。因此，我把父亲想象成一个长着犄角和尾巴的怪物。每次听到其他同学谈论自己的父亲时，我都一声不吭。

7岁时的一天，一位英俊的男子叩响我家的门。那时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四楼的两间破屋子里。

我跑去开门，他问：“邓肯太太住在这里么？”

我说：“我是她最小的女儿。”

他立即喊道：“这真是我的宝贝吗？”随后，这个陌生人紧紧地搂住我，流着泪，不停地亲吻我。他流着泪说：“我是你的父亲啊！”

我听了高兴极了。原来，他就是我的父亲，他不是一个怪物，而且长得这么英俊。我高兴极了，跑去告诉家里所有人。但母亲阴着脸走进另一间屋子并锁上门。我的一个哥哥藏在了床底下，另一个躲进了壁橱里。姐

姐伊丽莎白大喊着：“快让他离开！”

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还是礼貌地走到门口对他说：“今天不行，他们不欢迎你。”这位陌生人拉住我的手，让我陪他去街上散散步。

我们下楼走到街上，我慢慢地走在他身边，心中又惊又喜。他带我饱饱地吃了一顿冰激凌和糖果。回到家，我激动地想告诉他们这一切，可是家人们却忧心忡忡，愁眉不展。我说：“他真是可爱极了，明天他还会来，还要带我去吃更多的冰激凌。”家人们却不愿见我的父亲，他只好回到洛杉矶的家里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之后很多年我们没有再见面。后来又有一次，他突然来了。这一次，他获得了母亲的原谅，我们随他住进了一个带大舞池、网球场和储藏室的华丽大房子里。那是我父亲在经历了三次发达、三次破产之后的第四次发达。那时我们刚经历了两次冒险的旅行，父亲家成了我们的避风港，我们在那儿住了几年。在父亲最后一次破产前，我经常见到他，慢慢地我知道父亲是一位诗人，因此非常尊敬他。他在一首诗中预言了我的一生。

我在这里讲述父亲的经历，是因为我的童年经历对我一生影响巨大。整个童年时代，我对神秘的父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个时期，我读了很多伤感的爱情小说，父母失败的婚姻就摆在我面前，对于婚姻，总有一种阴影萦绕在我心头。这些事情也不能去问谁，只好自己在心里琢磨其中的道理。当时我读了一些小说，结局大多数是大团圆。但是有一本乔治·艾略特写的《亚当·比德》，讲述的却是一个未婚生子的女子曲折悲惨的故事。我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不幸的遭遇而悲伤，加上亲眼目睹父母的婚姻失败，当时就决定一生不结婚。我想自己应该为女性争取自由而奋斗。我认为，任何女子是否愿意生育孩子，应该由她自己决定，同时，也应该要求保护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尊严。尽管那时我只是一个12岁的女孩儿，但这种想法却已经非常清晰和成熟，这也许对于别人而言有些不可理喻，但其实也很容易理解，生活环境足以让我思想迅速早熟。我观察母亲那些已婚的朋友们，深深地感到《婚姻法》都把女性视为附属物，并为此